



# 在貴陽與達利「零距離」

## 121件大師真跡 從「超現實」連接「現實」

「天才大師達利藝術特展」近日在貴陽國際時尚發布中心舉辦，作為中國境內達利真跡展出時間最久、原作數量最多的一次展覽，亦是慶祝中國西班牙建交50周年官方活動「中西文化旅遊年」的「重中之重」，今次特展將達利戲劇博物館按比例縮小若干倍從他的老家菲格拉斯小鎮「搬」到貴陽，又展出達利生前最愛的火車裝置，121件達利真跡、3件複製品、2件裝置藝術、4件視覺裝置藝術，2部達利主題電影，共132件展品，根據不同年代和主題在8個展區內展出，使觀眾在萬里之遙的貴陽，與生命歷程已經終結30多年之久的達利，在「超現實」與「現實」層面得以「零距離」親密接觸。展覽將持續至8月31日。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亞明 貴陽報道  
部分相片由主辦方提供

曾有論斷稱，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而此番面對的，更是早年即以天才自詡、終身堅持「偏執狂臨界狀態」方式創作、以詭異和怪誕基本樣貌示人的達利，他的作品會否讓雲裏霧裏呢？展覽主要策展人徐芬蘭博士及特展特邀顧問、知名學者王六一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從達利早期作品、小畫幅的《夢之舞》開始，引導觀眾走近達利。

### 兩個極端看達利

1921年9月，薩爾瓦多·達利（Salvador Dali）開始了他在西班牙首都馬德里里費爾南多藝術學院的學習生涯。他在這裏放浪形骸，期間曾經坐牢，最終因故被學院開除。但他在學校接受的古典主義學派近乎嚴苛的美術專業功底訓練，所學習到的素描、雕塑和設計堪稱扎實的技術，則為他今後畫風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達利最為人稱道的作品是《時間的輪廓》《記憶的永恒》《內戰的預兆》和《一條安達魯狗》（超現實主義電影）。在《時間的輪廓》和《記憶的永恒》中先後出現的軟表，後來幾乎成了達利的代名詞。「軟表」是「軟」的，但對「軟表」的描繪功夫卻是「硬」的。其實達利的所有作品對細節的描繪精細入微、毫髮不爽，也正是達利作品最為鮮明的特徵之一，這是一個極端。

在《內戰的預兆》中，怪誕的四肢互相抓握、擠壓和蹂躪，頭在痛苦和狂喜中向後仰。西班牙北部的壯麗天空下，煮熟的豆子散落在周圍。戰爭的荒謬、恐怖和野蠻，正是藉由精湛的技巧和細膩的寫實處理，予人直觀和深刻的印象。其實達利的每一件作品，都像《內戰的預兆》一樣，極盡扭曲、誇張、荒誕之能事，觀眾往往在驚愕之餘，不得不承認，達利的確是個天才——這是達利的另一個極端。

### 「超現實」的「現實」溯源

達利創作《夢之舞》的時間是1935年，地點是美國紐

約。時值第一、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完成了工業時代演進的美國，各行業婦女已開始感覺到機器對人的「追趕」和壓迫。達利在《紐約時報》開設專欄的民調顯示，大部分美國婦女都做過類似的夢，在夢裏希望像蝸牛一樣放慢腳步和享受生兒育女的天倫之樂。《夢之舞》呈現正是這樣的夢，其主體是面向觀眾的女人裸體，但頭部位置描繪的卻是一部嬰兒車，車裏嬰孩腳的部位，「長」的卻是描繪得精細入微、幾近逼真的蝸牛。畫的背景是灰黑色，女人的裸體也彷彿因重壓而變形、粗糙和腫脹，毫無美感可言——顯然，《夢之舞》沿襲了此前達利已經相當明顯的詭異和荒誕的特點，這是典型的「超現實主義」作品。

樣貌的怪異和荒誕並沒有影響紐約對《夢之舞》的接納和熱捧。徐芬蘭談及《夢之舞》後來產生了許多「現實」關聯，比如當時芭蕾舞劇的邀請函，就用它做了封面；一期《美國周刊》還專門刊載了達利詮釋性的文章，並報道了《夢之舞》在各地受到熱捧的情況……這些都說明，超現實主義作品《夢之舞》正是回應了美國社會主流民意這一十分現實的訴求，才會獲得空前成功。

### 一把打開達利的「鑰匙」

徐芬蘭說，只要擁有一把打開達利的「鑰匙」，看懂就不是問題：「欣賞達利畫作，要抓住三個重點特徵——一是達利的每件作品，總是在同一空間有不同時間；二是畫面的構成《零件》之間不連貫、不相屬，會



◆標誌性的鬍子是達利形象的重要組成部分。



◆達利裝置作品《明星臉》



◆《夢之舞》



掃碼睇片



◆《卡拉眺望地中海》



◆《內戰的預兆》



◆《記憶的永恒》



◆達利但丁神曲插圖展區。

## 達利的精神版圖

本次大展特邀顧問王六一認為，達利由自信演變為瘋狂的精神特質，以及終其一生始終堅持的「偏執狂臨界狀態」的創作方式，其根源或許可以在他的故鄉尋找。達利出生的菲格拉斯小鎮，隸屬西班牙東北部加泰羅尼亞，其首府巴塞羅那毗鄰法國，面向地中海。一望無際的平原，鬱鬱蔥蔥的橄欖樹，奇奇怪怪的海岸岩石，是故鄉給予達利最為直觀的印象。濱海區位，海上漁獵、海盜、海外殖民等等基因，往往又會催生出天馬行空的想像和浪漫主義的情懷。古希臘如此，西班牙也不例外。王六一撰文指出，在菲格拉斯小鎮所屬的加泰羅尼亞就誕生了影響整個歐美甚至是全世界當代藝術發展的畢加索、米羅和達利這三大藝術家，他們猶如三座高峰矗立在世界藝術之林。

王六一特別指出，作為西班牙的一個自治區，加泰羅尼亞有獨特的地方文化認同感，甚至，還有自己的地方語言：加泰羅尼亞語。這或許可以解釋為這裏的「文化自信」，也可以給出為什麼這裏會出現畢加索、米羅和達利的部分答案。

達利1904年出生在這裏一戶開明而殷實的家庭。父母認為達利是其早夭哥哥的轉世，因此對他格外寵愛。這樣的關注催生了他的天才一面，他6歲能畫成熟的風景畫，10歲以印象派畫家自居，15歲能撰文評論文藝復興巨匠米開朗琪羅和達芬奇，17歲學習野獸派，19歲學習立體派，25歲前形成了獨一無二的畫風，不到30歲就成了超現實主義藝術大師；但另一面，也加劇了他的敏感脆弱：童年時，他靠搞破壞來獲得父母關注；成年後，他追求事業的成功和公眾的認可；感情上希望得到心愛之人的愛慕；生活上他也渴望財富，過更好的生活，並且害怕死亡、嚮往永生。「不過，他也非常誠實勇敢，只要他想做的就會竭盡全力地嘗試，毫不保留地體驗、奮不顧身地成功，盡情去揮灑心中的恐懼和慾望。」王六一表示。

# 怪奇生物超寫實雕塑

## 反思科技發展奇跡與悲哀

大館當代美術館近日舉辦大型夏季展覽「希望」，展出澳洲著名藝術家帕翠西亞·皮奇尼尼（Patricia Piccinini）的雕塑、繪畫及流動影像作品。皮奇尼尼以超寫實主義雕塑著名，她的雕塑形象通常有着人形比例與充滿感染力的豐富表情，既伸出非人類的四肢、長着鱗鱗和翅膀，卻有惹人喜愛之處，卻又怪誕離奇，耐人尋味。這位澳洲藝術家巧施獨門技藝，將陌生與熟悉結合，孕育出一隻隻怪異生物，它們以令人不安的凝視，直觀我們靈魂深處，叩問人類試圖干預自然會帶來何種難測後果。

「希望」是皮奇尼尼的香港首展，展品分布於賽馬會藝方各個展廳。展覽呈獻了逾50件富有精妙細節和高超想像力的作品，創作範疇涵蓋不同媒介，除雕塑作品外還包括繪畫、流動影像。甫入展廳映入眼簾的是雕塑《觀察者》，一個小男孩跪在由十八張椅子疊起來的椅堆頂端，進退維谷，卻毫無怯意。皮奇尼尼說：「這個看起來有些危險的小男孩，代表的也許是我們的後代，椅堆則代表着我們為後世留下的一切，當後代審視我們的所作所為

時，他們是怎樣的感受？我們所留下的一切，又對他們造成什麼影響？希望觀眾可以透過這一雕塑去思考這些問題。」另一件雕塑《無懼深度》將母愛與環境關懷兩大主題融合在一起，一隻以澳洲駝背海豚為藍本的人形混種生物懷抱着一個女孩，這女孩正是以皮奇尼尼的女兒為原型。雕塑呼籲關注瀕危物種的脆弱性，亦提醒觀眾，澳洲駝背海豚也和我們一樣，有着複雜緊密的家庭關係。

另一件巨大的沉浸式裝置《天野》（Celestial Field），由4,500株分別從地板上豎起及從天花板垂下的花莖組成，但細看這些白色膠花，便會發現其與白化珊瑚、食蟲植物，甚至是子宮、卵巢類似，藝術家希望觀眾將這夢幻想成一個器官農場，如同栽種農作物一般，培育出用以移植的人體器官，暗示科技的奇跡與悲哀，藉而叩問何謂進步的本質。

皮奇尼尼表示自己對於「人工自然」十分着迷，她想像出各種令人嘆服而又有些困惑的混種生物，這些「嵌合體」暗含着她對科學進步的希冀和焦慮，但她也想像



◆皮奇尼尼（左）和策展人Tobias Berger。

與這些需要愛、關懷和同理心的生物一起生活，如同人類對其他共同存在於地球上的生物所表現出的愛與關懷。因此，觀眾不僅會在今次展覽中看到藝術家的壯觀視野，還可藉此深入思考關於進步、科學和技術，以及關懷倫理學的大哉問。

「希望——帕翠西亞·皮奇尼尼」策展人Tobias Berger也表示：「皮奇尼尼的作品挑戰了我們對生物學一些先入為主的觀念，迫使我們直面基因實驗、科技、藝術，甚至人類本身的局限。『希望』以藝術方式對這些問題作出回應——但比起提供答案，藝術家還對當今世界科學、技術、進步的發展狀況，提出了更多問題。」



◆《天野》



◆《無懼深度》

展覽期間，大館當代美術館還舉辦各類公眾活動和教育活動，深入探討皮奇尼尼作品所提出的深層次主題。其中包括帕翠西亞·皮奇尼尼與Tobias Berger的對話、由藝術家選出一系列電影放映的「帕翠西亞·皮奇尼尼之選」，以及一系列工作坊、導賞和家庭日活動。

◆文、攝：黃依江



◆《觀察者》

展覽：「希望——帕翠西亞·皮奇尼尼」  
展期：即日起至9月3日  
時間：周二至周日 上午11時至晚上7時  
現場：HK\$70（成人）/HK\$60（優惠）  
網上：HK\$60（成人）/HK\$50（優惠）